

目 录

-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.....方国瑜(1)
滇西抗战回忆..... 杨肇骥 (198)
畹町撤退经过.....李志正(218)
滇西抗战见闻记.....王惜时(226)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- 照登浦光宗同志来函对他写的《关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云南地下党机要交通的一些情况》一文的更正.....(247)
对《谈谈思陀土司》一文的订正.....李正才(248)
对《二十年代的回忆及一九三〇年回滇经过》一文的补充..... 杨一波 (249)

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

方国瑜

弁 言

一九四四年审订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工作结束，旧云南省政府聘请原任审订的几位委员续修辛亥革命以后部分，先作长编，国瑜亦充其事，负责编写抗日战争部分，议定分作“滇军出征篇”、“滇境空袭篇”、“滇西战事篇”、“越北受降篇”等。

一九四六年保山旅省同乡会约几位学人纂修县志，推国瑜任总纂，到保山，乘便收集滇西抗战资料，周历惠通桥、松山、龙陵、芒市、遮放、黑山门、畹町、腾冲诸处战场，进行调查访问，又从李印泉先生处得几份油印的战报，益以私家纪录数十种。回昆后再从报刊通讯广泛征集，走访亲历其事者，收获甚丰。经取长补短，互相订正，详加整理，写成此篇。因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，原在昆设置的抗日机构，或迁或撤，人事变动很大。云南通志长篇编纂工作，无形中断。国瑜负责抗日战争部分的其他各篇，也无法继续编写。为保山孙志撰写的抗战纪事，所纪较详，亦属滇西抗日战事组成的一部分，特作本篇第陆部分，附之篇末。

此篇脱稿数十年，限于当时客观环境，为官修志书编写，内容取材于官方文件者也比较多，不一定能作为足以传世的徵信录。但作为云南滇西抗日文史资料之一，或有可供未来史学者参考之处，国瑜周历、采访、征集、整理、订正、核实以至编写脱稿所花精力，也就不是白费了。

回顾民国二十六（一九三七）年七月，抗战军兴，……倭寇四出侵犯。八月陷平津，九月陷淞沪，二十七年十月陷广州，二十八年二月陷海南岛，六月陷潮汕，我主要海口，渐被敌人封锁。自云南经越緬之国际通道，亦渐形重要。发动滇西数十万民工，兴修滇緬公路，以二十七年七月完成。供应物资，支持抗战，滇越、滇緬两路，厥功甚伟。敌人梦想速战速决，然我恃两路交通，不为所困。敌人警告英法，封闭两路，而英法又不欲倭寇独霸中国，不允也。二十九年四月，欧洲战起，英法不暇东顾，倭寇阴谋日益放肆，英国曾一度封闭滇緬公路，法国则战败，倭寇进兵越南。英又鉴于倭寇之贪得无厌，重开滇緬路。三十年十二月，倭与英、美宣战，数月而香港、菲律宾、马来亚之地尽失，暹罗亦降于倭，乃进攻緬甸，切断我国际交通。至是，远在最后方之滇西，变为每事必争之最前线。自三十一年春间，我远征军入緬，继而腾、龙沦陷，且扰及思普边区。防战年余，我远征战区大军反攻，收复腾、龙，驻印度国军亦收复緬北，至三十四年一月，会师于猛育，开通中、印公路。其间约三年，经历军事艰难，民力困苦，卒能克敌奏攻，不可不详纪其事迹，就所见闻而纂述之。

此篇取材，初欲以官府档册为主，久而不得。无已，求部队之战报，又仅得第二十集团军、第八军及驻印军之半，余犹

缺如。乃求私家纪录，辗转相托，凡十数种，以腾冲沦陷纪略，保山五四被炸记，从李监察使西巡日记，十二版纳纪年史料，第十一集团军兵站业务报告，最为可贵。然皆限于一时一事，又求之当日随军通讯之文，刊载报章或已汇刊成册，复益以新闻电讯。征集之书盈篋，而错落不齐，且或舛悞，反复比勘，录其大要。

撰稿之初，欲一一注明出处，然每一事，参酌众家，且初稿成，走访亲历其事者，多所商正，而近时事犹在耳目，不尽以书为据，故不详记出处也。至于事之经过，所可取资，或丰或啬，故不免详略不均。分别条目，悉视资料之多寡，又不免轻重失宜，此则撰稿时所欲整齐而不可得者。事迹距今太近，纂录之难，有甚于古史者，申述始末于端焉，三十五年十月三日记。

壹、腾龙边区沦陷与防战经过

一、援缅甸失利

民国三十年十二月，倭寇向英、美宣战，进逼南洋，不过百日，占领香港、菲律宾、婆罗洲、爪哇、苏门答刺、马来半岛、新嘉坡诸境。而越南、暹罗则先已降服，军声大震，乃分路进攻缅甸，英军节节败退。

当太平洋战事初起，中、英、美三国会议组联军，中国担任越南、暹罗方面之军事。印度、缅甸方面，则归英国指挥，英军统帅卫菲尔请我军入缅。适时第六军之第四十九师彭璧生部，防守滇缅公路，驻割滇西，先开往腊戍，余部预定新年一

月陆续进发。既而緬政府不欲我军入緬，阻彭璧生部于嘛町，余军奉命缓行。迨二月中旬，緬甸危急，卫菲尔复求援于我。是时我军自川、黔、桂诸境开拔至滇者，集于滇池附近，乃遣第五军杜聿明部之第九十二师余韶、第二百师戴安澜、第二十二师廖耀湘三师，第六军甘丽初部之第四十九师彭璧生、第九十三师吕国铨、第五十五师陈勉吾三师，第六十六军张轸部之第二十八师刘伯龙，第三十八师孙立人，第二十九师马维骥三师，相继入緬。罗卓英为战区长官，杜聿明副之，美国史迪威将军为参谋长，又派参谋团林蔚、马崇六等调度军事。初谓英军派大批汽车来迎，竟不至，乃徒步进发。云南省政府令沿途各县，开积谷供军食，昆明市民劳军欢送，至为热烈。

倭寇自三十一年二月上旬犯緬，占地那悉林区，追击英军渡萨尔温江而西，攻占自古，三月八日破仰光，敌以第三十三师团沿伊洛瓦底江而上，攻普罗姆，以第五十五师团沿仰光铁路而上，攻洞吾，以第十二第十八两师团联合暹罗军两个师，自暹北景迈西进，攻萨尔温江以西掸人地，计敌兵力十余万众，势甚危急。我军闻讯，兼程以进，知者叹息我军入緬太迟，引为忧虑。而我军急于应援，不及沿途部署，猛力以赴，先头部队之戴安澜师，抵达洞吾^{一译作同古或东瓜}布置防务。三月二十五日，敌兵迫近洞吾，与我军接触，战斗激烈。敌之战车，纵横扫射，飞机狂炸，我虽武器不如，犹奋勇抵抗，坚守不退。鏖战四昼夜，敌我伤亡均重，敌复施用毒气，我军因无防毒器具，二十九日向北转进。

自仰光沿伊洛瓦底江而上之敌，以四月一日攻占普罗姆，侵进不已，十六日窜至叶南羌，即緬甸富产石油之区也。英、

印、緬軍被圍，我軍一部馳往援救，激戰兩晝夜，擊退頑敵，解友軍之危。是時敵軍沿江沿鐵道而上，勢將會師于曼德勒，我軍即在曼德勒布置，準備會戰。

自暹北景迈西進之敵，既渡薩爾溫江，犯至包拉克在洞吾，之東，適我第六軍開到，發生激戰。四月二十四日，敵軍北竄至羅衣考，施用大量戰車突進，我步兵屢被衝散。自此而北，公路通至腊戍，我軍三師分防，企圖向腊戍轉進，集中抵抗，予敵以重大打擊。而敵一聯隊已在我先孤軍深入，迫近腊戍，二十八日以戰車三十餘輛猛攻腊戍。時我軍因急于開赴前線，先後開至腊戍之第五軍進曼德勒，分赴洞吾、叶南羌前線。第六軍沿公路而下，分防揀人地，故腊戍無兵。續進之第六十六軍，軍部在龍陵，適有二營開至腊戍，聞警應戰，奮勇痛擊。敵之戰車極猛，並有飛機十餘架助戰，至二十九日，我因傷亡甚重，向曉町撤退。五月三日，敵侵進曉町，五日竄至怒江，敵兵侵擾之速，非初料所及矣。

腊戍失守，我入緬軍歸路斷絕，倉卒撤退。第六軍向東入孟艮而至车里。第五軍向八莫、密支那轉進，戴安瀾、余韶二師取道伊洛瓦底江以東地區。廖耀湘、孫立人二師隨史迪威將軍、羅卓英長官取道伊洛瓦底江以西地區。敵兵追擊，且戰且却，五月二十三日在猛密西南昧谷即产宝石之地發生激戰，師長戴安瀾負重傷，二十七日殞命。而敵已先于五月九日占領八莫、密支那。惟曉町、八莫一線與騰衝間地區，敵兵猶未至，我軍直北經干崖、南甸、古永、曲石，出片馬至瀘水，六月十日折至漕澗。又一部沿恩門開江而上，折貢山，經維西而至大理。至于由伊洛瓦底以西轉進之部隊，在拿把附近與敵發生激戰，我軍

避开敌人目标，道出猛拱以西，向胡康河谷而进，经清加林、太洛、新平洋至印度东北境之列多，时当雨季，山险路滑，且道路不修，给养困难，官兵饥寒交困，备尝苦楚，死于道者亦多，八月初始先后抵达列多。

此次我军入缅，时机过晚，既抵前线，未及布置阵地，即仓卒应战，无从发挥全力，自始至终，战况均呈被动，虽官兵用命，制敌于洞吾、叶南羌，卒难挽救危局。且敌出奇兵，袭我后路，至不可收拾。然我军陷于敌兵围困之境，奋勇突出，越荒渡险，绝粮断炊，屡遭敌兵阻击，且抗且退，分路撤离缅甸。

二、腾龙区沦陷

五月三日，敌兵攻陷畹町，即入滇境，第六十六军在龙陵、芒市一带部队，散置要口，零星布防。因事出意外，阵地犹未立，而敌已衝至，屡次被敌击败，是日午后，芒市沦陷。四日敌兵至龙陵，我在龙陵部队，已零星四出堵截，无守城兵与战。

五日，自缅甸逃出至龙陵之公私商车，向惠通桥衔接而行，状甚惶惶，敌寇军车，潜械伪装，混入商车队疾驶。我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，自龙陵退归，上午十时抵惠通桥，恐敌兵疾进怒江，即命守桥工兵安置炸药于桥上，待机炸桥。商车过桥者，即命驶行，随后而来者，犹源源不绝，注视怒江西岸迂迴山道，车辆蜿蜒而下，惟愿商车多过，又恐敌车来到，时时警敏提防。至十一时余，适有龙陵商人何树鹏者自保山归，驶车出惠通桥，载客数人，将返龙陵。遇迎面而来之车，有相识

者，言龙陵已被敌占，乘客匆卒下车，改乘他车回保山，何树鹏亦迟疑转车。有一车欲从旁衝过，驳车过猛，机械损坏，横陈于道，续至之车不得行。守桥宪兵见横车阻道，努力排除以清道路，而驾车者报以恶言，宪兵开枪击之，距桥十数丈，有敌寇军车已暗随我大队跟进，作偷渡惠通桥之计，至是被阻西岸，及闻枪声，以为我军已发觉，开机枪向桥头扫射，企图阻止破桥，以便长驱直入，我知敌军已跟踪而至，际兹千钧一发之时，马总指挥乃下令炸桥，轰然一声，石破天惊，铁桥中断，时正十二时十五分也。犹滞怒江西岸之商车难民，见桥炸断，恐惶奔驰，进则路断，退则敌阻，遂相率弃车登山，扶老携幼，喧号之声，极人世之凄楚。敌军排挞阻道之车而进，须臾敌快速部队之坦克车、装甲车，已抵桥头，不能飞渡，隔江展开激战。惠通桥向为稽征之处，未设重兵防守，斯时仅有熄烽部队滇籍步兵一连，中央宪兵十数人，及少数之工兵，有营长张祖武统之。数百敌兵突至，情势至为危险，马总指挥镇静应付，指挥桥头之各少数部队，隔江射击，所命必中。敌轻我军力单薄，开炮掩护，乘皮船渡江，兼有泅水渡岸者，我忠勇士兵，义愤填膺，跃出战壕，大呼杀贼，冒枪林弹雨，以白刃歼灭之，敌不得逞而稍怯。沿江民众，景从助战，呼杀之声，震动山谷，激战八小时后，我军死亡殆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第七十一军之三十六师第二百三十六团赶到，加入作战，情势始得稳定，转危为安。缘有第七十一军为援缅续进部队，自昆明徒步出发，五月四日，先头部队第二百三十六团熊正诗部，开抵保山。是日保山遭敌机轰炸最惨，入晚知敌兵已侵进龙陵，参谋团团长林蔚，先数日自腊戍退至保山，指挥军政机关撤

退，即命熊正诗率队往防惠通桥。午时乘汽车出发，而撤退车辆拥挤于道，对面前进，因山路陡窄，不利遄行，入晚抵惠通桥，已正危急，乃速部署，炮轰对岸，敌知我援军已到，且山崖无处隐蔽，乃由江岸退去，择险扼据，惠通桥之危始解。而遮放、芒市、龙陵已陷于敌。

敌兵突进龙陵，消息传至腾冲，恐慌异常。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驻腾冲，企图逃逸，一面加紧搜括，一面急电至昆明求调他职，即被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，籍故首先启运鸦片烟土数百驮离腾，海关银行亦急于输送物资，封马拉伏，秩序已不佳。五月七日，龙监督不顾地方人士请求御敌，率特务营启程赴省，各机关职员纷纷逃散。腾冲县长邱天培送龙监督至芹菜塘，下午回城，傍晚在商会召集临时会议，宣布县府与各机关联合撤退之意。到会士绅谓县长有守土之责，未见敌人，何可撤退，建议派兵沿龙川江防御，拆毁腾龙、龙安两桥，设递步哨以通情报，当场表决议定。午夜，邱县长携眷逃出县城，所有自卫队及警察亦挟持出走至三练，其余各机关主管人员，皆私自潜逃。驻防腾城之护路营，七日晚由营长李从善率领撤退至城西三十里之宠炊山，仅留少许兵在城中维持秩序。八日，人心惶惶，自缅甸退出之伤兵难民，络绎而至，由八莫来者，数约千余，在城外四五保街沿门求住，众声嘈杂，浮动异常，居民为之炊爨供食，促其速行。由密支那来者，数亦千余，未入城市，经北区向瓦甸而去。地方士绅睹此恐怖情形，集议维持秩序，派人追送公函，请邱县长回城主持，九日晨，第六十六军之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，由龙陵退出，率官兵二十余人至腾城，士绅请留腾镇摄，惟谓无可指挥之兵，即匆促

离腾，至永平收容部队。邱县长自曲石退回，旋得情报，敌兵已进抵腾城南四十里之孟连街，官绅相对歔歔，一筹莫展。邱县长复星夜逃去，人民亦纷纷逃散。在先数日，道路传言，莫衷一是，城乡慌乱异常。又因拉伕封马，壮丁不敢出，老弱妇孺驱黄牛驮者，络绎于途。至闻敌兵已至孟连，人民四处逃散，转徙流离，不堪其苦。且因不能多携什物，逃出数日，啼饥号寒，为状至惨。十日午后二时许，敌兵二百九十二名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大步扬扬，把臂欢笑，直入腾城。是时各机关门户洞开，杳无一人，居民逃散已空，城市物资堆存如山，所有公私财物，悉归敌人所有，适数日前腾冲商会由密支那运来大米三千余驮，盐局囤储食盐亦至丰，尤使敌人喜出望外。

敌兵既占腾城，留少数驻城内，其余分驻城附近之英国领事馆，新桥河、五保街、松园、龙光台、老草坡等处。并派巡查队，每日巡行稽查，凡道路要口，构筑极坚固之防御工事，强派民伕，日夜劳作，四城门外，堡垒林立，四五保街要衝之处，深掘战壕，遍设障碍物，如临大敌。且用疑兵，清晨部队由北门出，扬言开赴前方，傍晚又由南门而归，谓增援部队已至。尤可笑者，敌兵初至，派队追击我护路营，城内守军甚

由小径，无敢行大路者。自维持会之军政班成立后，使之四出劝告，安居复业，惟仅少数回家，城保则多犹豫。敌用欺骗手段，恐怖情形稍减，发良民证，每月巡视一次，盘查之苛，不堪其扰。而地痞无赖之徒，趁空打劫，城保一带，偷窃横行，公私财物，潜运而出，故平日丰衣足食之家，沦为破家丧产，地痞无赖者反成富翁，有“胆大者胀死、胆小者饿死”之谣。

敌占领龙陵、腾冲二城，赶修腾龙公路^{九十二公里}自畹町至腾冲，沿途镇市，敌兵驻守，在交通线东西两侧，敌兵未至，然我无守军，已成敌之军事势力范围，惟腾冲北境，我预备第二师顾葆裕部驻守，声威所及，怒江以西地区，虽为敌强占，犹不为敌所有。

三、保山城慌乱

腊戍失守，沿镇緬公路撤退之难民物资，载车以行，络绎于途，昼夜不歇，及抵保山，欲稍安息者，停车城旁，壅塞于道，凡数千辆。市民住宅，旅客盈门，路旁田塍，露宿风餐者，犹无计其数，人声喧阗，繁杂已极。畹町、芒市失守之讯，已有所闻，惟讳而不言。五月四日，学生开纪念会于城中保岫公园，街市悬旗庆祝，午前十一时敌机二十七架轰炸城南，投弹并扫射，逾时复有二十七架，轰炸城西北区。敌机已临，防空部门不妄警报，民众以为美国空军来助战，翘望拍手。旋即投下炸弹，故死伤极夥，且因散投燃烧弹，四处起火，繁华市区，顿成灰烬，被毁房屋千余所，死伤约二万人。次日正午，复有敌机二十七架来袭，狂投炸弹，散布甚广，未

集中一处，故破坏较微，且是日清晨，城市民众，疏散山野，故无人被难。

是时，保山驻军为第六混成旅旅长龙奎垣，称熄烽部队，负漾濞至畹町防务之责。正当滇缅公路货物运输极盛时期，以苛微营利为本，部队毫无纪律。五日薄暮，龙奎垣与保山县长刘言昌，宣告敌人已过怒江，于是全城嚣然，士绅造官府欲谋固守之策，而龙奎垣、刘言昌早已遁去。后保山稳定，刘回城，为士民不齿。各机关职员，纷纷逃逸，征缅甸留后机关，亦恐保山不守，纵火焚毁仓库，不问公私物资，付之一炬。城市已成混乱，盗匪乘机劫掠，公然搬运铺店货物，择其价贵者捆载数十辆，扬长而去，余货委弃于道，盈街塞途，强悍者争负远逸。是夕，停于保山之车，争先逃难，自惠通桥续至之车，亦不敢留，络绎于道，如长虹地蛛，哗乱之声，彻夜不绝。次日清晨，居民之扶老携幼弃家而四散逃难者，呼号载途。保山城内，余火未熄，死尸纵横，肃杀之气，已成鬼市死城也。

四、怒江边设防

初援缅甸军自昆明徒步出发，第五、第六、第六十六军之后，继以第十一军钟彬部之李志鹏、张勋、胡家骥三师。先头部队第三十六师抵保山时，已知腊戍失守，催促在途部队，兼程集中保山，参谋团团长林蔚在保山指挥军事。五日午刻命熊正诗一团开往守惠通桥，因迎面而来之车，拥挤异常，入夜始抵桥边，已在激战中，我少数守兵及民众，见援兵至，狂呼之声，山谷为应，既稳固阵地，击退来犯之敌，至是我凭怒江天堑而守。

保山紧急，腾冲失守，西南一隅，大为震动，当道无决策，又恐敌东进，军事委员会下命破坏祥云至孟定之公路^{滇緬铁路，尚未完竣。}及祥云至西昌金沙江以南之公路，自惠通桥以东之滇緬公路已破坏五十公里，又保山至漾濞之公路也准备破坏。堆存保山之物资，纵火焚烧者，无计其数。全滇人心惶惶，保山难民东奔者，途为之塞。即居昆明者，认为当道决定放弃云南，亦纷纷迁往四川，昆明公私商人，贱价抛售囤集货物，其惊慌有不可终日之概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，云贵监察使李根源，先后自昆明驰赴保山。是时，敌兵增援怒江西岸，隔江炮击我阵地，敌机常来扰乱，保山恐怖未减，谣传纷如。有议退守澜沧者，李监察使宋总司令主不可，屡电致军委会陈述，李监察使并亲在公路上指挥难民从容疏散，阻止兵车退却。六月二日夜间，敌兵数百渡江，情势严重，我军往击尽歼之，江防乃渐巩固。第七十一军负怒江防务之责，与敌隔江而守，军长钟彬率第八十七师六月十五日始至保山。

敌兵图攻保山，不能越怒江天险，乃侵入麻栗坝，即缅甸属之果敢县，在怒江东。欲自此攻我镇康，惟道路艰难，六月三日自户板侵进孟定，我滇緬铁路警察队四五十人，有机枪数挺，由中队长曹发安、王理文率领，驻防孟定，见敌兵五六百名，即退出，敌蹑至，曹、王扼险开枪抵禦，未一时，敌以我有备撤去，敌并不敢沿滇緬铁路而进。后我军布防镇康、顺宁，且卡瓦山游击队长张万美，时出扰乱敌阵，故敌兵虽数至孟定，而不敢轻进也。

自五月初慌乱，至六月下旬，我军防线稳定。怒江以西之地，虽为敌兵强占，惟仅沿公路线之腕町、遮放、芒市、龙

陵、松山、腾冲诸处驻兵，其余土司地，则仅派员劝告投降，特许播种鸦片，且赠物以拢络之，诸土司无兵力，佯诺，而未尝心服也。六月一日，李监察使发告滇西父老书，遍寄诸土司。八月一日，行营电令诸土司捍卫疆土，由第十一集团军转发，并派尹明德为代表，前往宣慰，南甸、干崖、盏达、户撒、腊撒、潞江、猛卯、陇川及江内、耿马、孟定、猛角董、湾甸、老窝、六库、鲁掌、卯照、登埂诸土司，函寄李监察使，输诚效力。芒市、遮放、猛板三土司，虽在敌寇威胁之下，亦密遣人与内地联络，虽不能自拔，亦不昧大义从逆也。

五、腾冲北战斗

原驻腾冲城内之护路营，在敌兵未至之前二日，退往岷嶽山。敌兵入城，护路营退驻瓦甸，敌兵追踪攻击。五月十八日在瓦甸附近之归化寺发生遭遇战，我军正堵禦间，第一连引兵迴避，旋即溃败，退至栗柴坝渡江。是时自腾城退出之海关人员及民众数百，随护路营转徙。及至栗柴坝渡口，护路营争先渡过，敌兵已至，鹄立江干之民众，相率投水者数十人，余悉被俘，敌以绳缚，使跪于前，用机枪扫射，全数毙命。敌率队回城，途经向阳桥及小回街，纵火焚庐舍而去。

五月十二日，预备第二师顾葆裕部，奉命驻防腾北，相机收复失地。顾师长率队渡惠人桥，进攻橄榄寨，克之，兵力已达珠辛街来凤山后，派第五团第三营道出猛连。镇长杨绍贵率壮丁三十余人来协助，绍贵侦知敌运输队自龙陵输送械弹，二十六日过猛连，预伏官坡袭击之，歼敌八十三名，绍贵负伤死，第三营彭营长率众退出。顾师在橄榄寨与敌鏖战七昼夜，

死伤六百余人，退出守双虹桥、大塘子、瓦甸、界头、曲石、沿龙川江上游一带布防。自后，与敌坚持，大小数十战，固守阵线。初，预二师副师长洪行，于六月五日在江苴召集地方士绅，成立临时县务委员会，以刘楚湘为主任，张问德、徐宗稗、赵宝贤、谢树楷等为委员，执行县政。各乡志士来集者千余，筹设干部训练班，组织民众武装，为进取之基。旋省府委张问德为县长，七月二日在瓦甸办公，十日设立县政置于界头，地方士绅，匡济时艰，与部队协力，军民相处，甚称和洽。

三十二年二月中旬，腾城敌军增援至七八千人，乃分路北犯。其一路约千人，附炮四门，于十四日晨在龙川江西，经马站街向顺江街来攻，我军迎击。敌军陆续增援，向我猛扑，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正面作战，乃逐次向明光一带撤退。敌以一部来袭明光，主力渡龙川江，窜抵桥头。十七日拂晓，在马面关发生激战，十八日我军转进至马面关东侧之朝阳地，严阵拒敌。其又一路敌约千五百人，附炮数门，沿龙川江东岸北犯，十五日侵至江苴街后，即分股窜扰，主力向林家铺大塘子进犯。十九日敌在双虹桥附近施放烟幕，并利用飞机大炮之掩护，施行数次强渡，我军沉着应战，将渡江进犯之敌全数歼灭于水际，敌以计不得逞，乃转出敢顶街。二十日敌四百余人窜抵蛮云街，二十一日抵蛮蚌，经我军阻击，窜回邦瓦寨。至三月上旬，我第三十六师渡江袭敌，将双虹桥大塘子诸处敌军击溃，斩杀敌众三百余名，残余之敌受我猛烈压迫，夺路逃窜。三月中旬，敌退回腾城附近，我恢复二月以前之防线。自后，时有争夺，五月中旬之战，亦甚激烈，然阵地则未移动。腾冲

县政府为避免威胁，二月自界头迁桥头，复迁三月官，复迁平田，复迁漕涧，在怒江东岸，策动民众，协助国军作战。

我驻印度国军，以三十二年九月初集结于列多附近，十月进发攻缅北，滇西驻军亦准备策应。敌为保护腾龙之安全，大举攻腾北，决心扫荡我游击部队。十月初旬，腾龙及拖角之敌万余，分六路发动攻势，一路由镇安街沿怒江西岸北犯，一路由腾冲向龙川江东进犯，一路由拖角向六库对岸进犯，另三路分由腾冲、昔董、拖角会兵犯固东街。我游击部队，分别迎击。激战至十八日，主力东渡怒江，与敌隔江对峙，仍留一部分在高黎贡山一带，继续扰乱敌人阵地。然兵力已微，至是怒江以西我军，几尽撤矣。

我军固守腾北年余，至是失败，第三十六师在桥头大塘子一带，因后路被截断，损失奇重。所以至此者，为江心坡、片马之兵先撤，敌自密支那进拖角，与腾冲为犄角，南北两路夹击，我军至不能支也。缘三十一年冬，第十一集团军为巩固滇缅北段边防，组织怒俅与茶里二游击区。怒俅区因地远未能建立，惟茶里区游击司令谢晋生部队，颇有作为，当地民众，竭诚协助。三十二年夏，英国政府谓茶里在滇缅未定界，我军不宜驻防，迫使撤退，政府徇英人之请。方国瑜建议茶里游击区军队不可撤退，其言曰：“自去岁密支那失守，缅北仅有少数山头兵，驻防野人山地区，英籍军官退居坎底^{即葡甸}指挥，闻停留数架飞机于其地，待必要时逃逸，显知无固守之决心。故倭寇自密支那沿迈立开江，驍驍北进，已躡孙布拉蚌，英人不敢与抗，其所以未渡江进兵江心坡者，为我军设防也。若我退出江心坡，倭寇必追踪而至，我再自片马退出，倭亦必进驻片

马。英政府虽言，待我军退出，彼国派兵接防，然英兵实无力顾及江心坡、片马，而倭寇必欲取之。我军退出，无异拱手送与敌人。若英兵确有实力，则应增防坎底、户拱，较之分散兵力为上策。若英兵必欲驻防江心坡、片马，则与我军合力防守，岂不更善，何以迫使我军撤退。况江心坡、片马，昔为我茶山、里麻两长官司地，今为滇缅未定界区域，英人不容我驻兵，而我让与英人接防，岂不成承认为缅甸疆土乎。此不可撤退者一。倭寇侵占腾冲城，我军固守腾北，游击部队出没无常，使敌不能安枕。敌欲扫荡我腾北驻军，屡进而屡退，不使敌人达到目的，推其故，为我军保持退路，敌自腾城北进，我亦北退，道路既远，敌之运输困难，驻守不易，且患我反攻，故敌避免覆败，进锐而退速。若敌先得江心坡、片马，利用英人已筑自密支那至片马之交通线，占领昔董、拖角、片马一带，则我在腾北之游击部队，受南北两面夹击，势难固守，怒江以西仅有之军事根据地，必陷入敌手，不惟明光、固东、江直、大塘之地不可保，即怒江以东之老窝、六库、鲁掌、卯照、秤夏诸地亦受威胁。在此区域，南北交通不便，若遭敌攻破一处，易滋祸患。且敌既渡怒江，瞰制我保山，今敌已占果敢，南北两路进攻保山，势难应付。若敌东侵云龙、兰坪，即大理亦受其控制，祸及全滇，亦可能事。故茶里为我外围藩篱，自撤藩篱，危及西南全面战局。此不可撤退者二。又以反攻缅甸言，我在怒江以西之军事根据地，最为有利，预置重兵于此，待反攻军事发动，以茶里为据点，急进密支那八莫，唾手可得。盖自茶里至密支那八莫间，倭寇难作军事布置，我军直捣密支那八莫，途中之障碍较少。又反攻缅甸时，自印度发兵攻